

論語集說

九

論語集說卷第九

嘉

蔡

節

編

陽貨第十七

六章

易貨欲見

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
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
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歸如字好知並去聲亟去吏切

集曰陽貨名虎季氏家臣歸遺也豚豕之
小者時其亡者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

也塗道也

註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任其

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機之會

諾應辭也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陽貨嘗

囚季威子而專國政欲見孔子而用之孔

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而往拜其門故矚孔子之亡而歸之

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晦庵在禮當

往拜則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不欲見之

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懷寶而迷邦誠

不可謂之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

之知夫子亦未嘗不欲仕也特非其道則不可耳貨三問而應之如響彼蓋不可與言者故不申已之意而遜辭以答之然言雖遜而理未嘗枉也南軒張氏朱氏曰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不欲見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訕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節釋曰性相近云者兼氣稟而言之也一性之理天之所命者本無爾殊然氣之所稟則不無清濁而理之所受亦不無淺深其相去心不遠也所以遠者習有善惡之異耳

語集六說卷第九
二
久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節釋曰上知生而知之者也下愚困而不學者也上知固得於生知然亦學而充之也既為上知則不復為下愚矣下愚本非其性然也惟其氣稟既濁又自暴自棄而不知學則所習愈下安於下愚而不能為上知矣唯之為言獨也中人則可上可下唯此二者不能移也不移云者亦自其習

而言之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莞華版切焉於虔切易去聲戲香義

切

集曰弦琴瑟也莞小笑貌君子小人以位言也戲謔也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夫子入其邑聞邑人弦歌之聲莞爾而笑蓋喜之也治雖有大小而道之用則一牛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九

三

九

刀割雞之喻言治小邑何必用大道蓋反其言而戲之耳君子學道則知為上治人之理故能愛人小人學道則知為下事上之理故易使也及子游以是為對夫子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以解二三子之惑亦可見子游能尊其所聞而以道為教者矣

本晦庵朱氏成都范氏說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費音秘召並直照切說音

悅夫
音扶

集曰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畔
謂背其主也末無也兩之也之字俱訓
適已止也徒猶空也

邢氏疏

公山弗擾為季

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威子據邑以畔
夫子以其召而欲往子路不說以為無所
之也則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夫子言其
召我者亦豈徒然必其有悔過自新之意
也自周之東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諸
侯逼天一大夫制諸侯而陪臣畔大夫皆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九

四

八

東周之為也如使夫子得用必以正名為
先固將反東周之為而復西周之舊豈肯
使公山弗擾為東周之事乎言此以釋子

路之疑也

本南軒張氏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
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
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任汝鵠切

集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則心存而理得公
平而周徧矣所以為仁也恭則不侮人故
人亦不侮之寬則能容人故人亦歸之信

則不疑故人爲之任敏則不滯故事以之
立惠則人懷之故足以使人此又言其效

也本晦庵朱氏南軒
張氏成都范氏說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佛肸以中牟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
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佛音彌肸許密切召直照切
磷力刃切涅乃結切焉於虔切

切

集曰佛肸晉大夫趙氏中牟宰也親於其

論語集註卷第九 五

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言不入不善之

黨也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卑緇黑

色匏瓠也註疏節謂佛肸召子欲往豈非以

其有悔過自新之意乎聖人之心天地之

心也萬物苟有生意天地所不絕也不入

不善之黨夫子固嘗有是言然堅者磨之

而不磷白者涅之而不緇夫子亦未嘗不

以是爲言也子路但知亂邦之不可入而

不知聖人無入而不可亦猶堅白之不可

磷緇也龜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
無入而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

於磨涅其不磷緇也幾希而上蔡謝氏曰磨而不磷始可謂之堅涅而不緇始可謂之白蓋不如是聖人生於斯世志在於行道以濟時豈若匏瓜之為物徒繫之而不可食乎

又曰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夫子皆欲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其有是心至不欲絕之也卒不往者以其不足與有為也堯山黃氏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

論語集注卷第九

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女音汝語好知並去聲蕩徒浪切

集曰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邢氏居吾

語女以下夫子之言也禮君子問更端則

起而對故夫子使子路還坐而告之愚若

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無所止

賊害也絞訐也亂作亂也勇者剛之發剛

者勇之體狂躁率也晦庵學所以明善也

不知學則惟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

善也好仁不好學則徒欲博愛而不知所
施之當然故其蔽愚好知不好學則過用
其聰明而不知要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
不好學則固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
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
含蓄故其蔽絞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
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
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無
學以明之則各有所蔽而為德行之累學
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

窒而蔽矣南軒張氏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
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扶夫音

集曰小子門人也莫不也邢氏詩吟詠情

性善感發人使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
可以興知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盡人情物
態之微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
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
心故可以怨上蔡謝氏人倫之道詩無不備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舉其重者言也能盡臣
子之道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可者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言亦可以博物橫渠張子學詩
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庵

朱氏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

集曰周南召南詩首篇名二南人倫之本
王化之基也女為周南召南蓋欲伯魚體
二南之道而行之也夫欲治國平天下必

三

論語集注卷第九

八

八

自脩身而齊家始苟不為周南召南自然
推廣不去亦猶面牆而立一物無所見一
步不可行也

明道程子河南尹氏晦庵朱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

集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
以鐘鼓則為樂是禮之本主於敬而樂之
本在於和也若捨其本而專事於玉帛鐘
鼓之間夫豈禮樂之謂哉蓋得其本則是
物皆吾情文之所寓否則特虛器而已

庵

朱氏成都范氏南軒張氏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荏音俞而審切窬音俞與平聲

集曰荏柔也穿穿壁窬窬牆孔氏註外為莊

嚴而內本柔佞猶小人之有盜心而外飾

非盜之狀欲以欺人則一也勉齋黃氏曰東萊呂氏曰

小人之為不善有不知其非而為之將以掩人

穿窬之盜則明知其非而為之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集曰所至之鄉推原人情而為意以待之

故曰鄉原毗陵周氏節按孟子萬章曰一鄉皆

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

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眾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蓋以其似德非德

而反有以害夫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集曰道塗皆路也晦庵朱氏道聽者泛聽於人

塗說者泛說於人皆非事實也德之所以

聚者以其心存而身體之也若道聽而塗說徒以資口耳於德何有焉故曰德之棄

古之也 南石錢氏 南軒張氏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聲

下與字平

節釋曰鄙夫之不可與事君言以祿位得失累其心也未得則所憂在於得惟恐其不得之也既得則所憂在於失惟恐其或失之也始於患得則必終於患失然患失

論語集注卷第九

十

苛措

之累又甚於患得是心苟切於中則凡可以持祿固位者將無所不至矣所以謂之

鄙夫也

致堂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

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巳矣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夫予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集曰疾生乎氣稟之偏

南軒張氏

狂者志願太

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

守太嚴廉謂稜角稍厲念戾則至於爭矣

愚者昧而不通直謂徑行自遂詐則

妄作矣朱晦氏狂而肆矜而廉愚而直此古

者三疾學則可瘳矣今之疾與古異故曰

或是之亡也狂而至於蕩矜而至於忿戾

愚而至於詐則是世衰俗敝而習之益遠

蓋難反也然困而能反於學亦聖人所不

棄也張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令去聲鮮上聲

集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

三十四

論語集說卷第九

十一

余良

之故又見於此成都范氏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惡並去聲覆芳服切

集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也

覆傾敗也晦庵朱氏利口之人紊亂事實以是

為非以非為是以邪為正以正為邪人君

苟為所惑則邦家之覆不難矣成都范氏或曰

夫子疾利口之覆邦家者故引紫之奪朱

鄭聲之亂雅樂以為之比類蓋似是而非

者有以惑人之視聽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然利口之人其初不過欲求容悅而巳至其終則有覆邦家之禍此堯之所以畏巧言舜之所以聖讒說也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集曰述傳述也言所以明理聖人恐學者但求之於其言故有子欲無言之歎所以發子貢之問也四時行百物生天理之流行發見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一動

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若天而已此

即夫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

再曰天何言哉其啓子貢深矣本南軒張氏晦庵朱

說氏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集曰孺悲魯人何氏雜記哀公使孺悲之

夫子學士喪禮則孺悲嘗事夫子矣夫子

之門來者不拒其不見者必有爲也武庚吳氏

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以示其非疾也此孟

子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乃所以深教之也

葉山黃氏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期並音暮鑽祖官切燧音遂夫並音

扶木去聲女並音汝上三樂字如字下音洛

論語集註卷第九

十三

十三

余良

集曰期周年也崩亦壞也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女安則為之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子宰我也懷抱也宰我言父母之喪至於一期則已為久矣恐在喪三年不為禮樂而禮樂必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言暮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及此亦可止也

白石錢氏曰登穀於秋出火於

之春皆期食稻衣錦於女安乎夫子所以責之朱氏曰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衣衰既

之堊疏食飲水受以成布期而小祥食菜

果練冠縗衣錦之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宰我自以為安夫子

又言君子之居喪不甘不樂不安者以發

其不忍之端漢上朱氏曰君子之居喪也

於味耳之於聲四支再言女安則為之所

以深責而痛絕之也宰我既出夫子懼其

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

之以不仁又推原人子之於親喪必三年

之故使之反而思之而終能得其本心也

本晦庵朱氏說成都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

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

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改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

乎為之猶賢乎已

集曰博局戲也弈圍碁也賢猶勝也已止

也邢氏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

其極惡之所由生也博奕固非所宜為然

其為之而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

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

長惡為可畏耳非教人以博奕也南軒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

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集曰上二君子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以

位言也尚上之也晦庵朱氏夫子之云非以勇

為不足尚欲子路知所以勇也義以為上

則為其所當為而勇固在其中矣尚勇則

徒知勇之為務或至於犯義者有之君子

則亂小人則盜也子路好勇故夫子以義

告之所以救其失也上蔡謝氏南軒張氏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

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

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

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惡並去聲唯惡者

切徼古竟切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切

集曰訕謗毀也孔氏窒窒塞也馬氏抄人

之意以為己有曰徼加諸人曰不孫發人

之私曰訐孔氏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

無惡矣子貢有是心也故問以質其是非

稱人之惡則近於浮薄居下流而訕上則

近於悖逆勇而無禮則必為亂果敢而窒

則必妄作此君子之所惡也下曰字夫子

叩子貢也惡微以下乃子貢之言也微似
知不孫似勇訐似直皆欺世而亂俗老子

貢所以惡之本龜山楊氏晦庵朱氏上蔡謝氏說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集曰女子小人之情其望於人者無有紀

極近之則狎侮生遠之則猜嫌起故難養

也克齋揚氏聖人患之為世立戒使夫有國有

家者不昵不惡惡去聲則庶乎其可矣林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集曰終止也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

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晦庵朱氏

南軒張氏曰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

微子第十八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

節釋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帝乙長

子紂之庶兄也箕子為父師比干為少師

皆紂之諸父也奴囚奴也詳味微子一篇

微子所以告父師少師者有曰我其發出

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濟若
之何其謂我憂商家之亡正如狂疾之人
在家耄亂置身無所欲遜于荒野以寫我
憂而爾何以教我耶父師曰詔王子出迪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謂王子
殷王之元子宗祀所係王子之出乃合於
道我舊日曾言王子可立今反為王子之
害若王子不出則疑及於我我雖欲彊諫
恐必至顛濟而無救於商家之亡也由此
觀之微子之去不特以成箕子之諫要亦

以存宗祀爾箕子諫而為紂所囚比干諫
而為紂所殺或去或囚或諫而死其去就
死生雖不同而至誠懇惻拳拳於愛君憂
國者則同此一心也夫子發明其心以詔
後世無所優劣而均謂之仁者以其曲盡
夫人道而克全夫天理也

張氏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

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其死也非沽名其生也非懼禍其引身以求去者非自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三子其盡之矣

又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微子去之
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

三仁焉知此五人之為仁則知仁矣

東河

侯氏延平李氏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並去聲焉於虔切

集曰士師典獄之官黜退也去者去而之

他國也枉曲也疏註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

辭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未嘗枉道之意

則有確乎不可拔者夫豈苟於徇物哉

庵

朱氏東溪劉氏曰柳下惠以和名於世者也至為士師三黜而不變其道曰直道

三仁

論語集說卷第九

一八

余良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使之少貶豈有是哉孟子曰柳下惠不能易而况士師乎然遺佚而守也三公尚不能易而况士師乎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能憫降志辱身而不以為屈彼顧自謂有直以行乎其間是以不屑去也

又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

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

孔子道不行雖父母之邦可以去則亦

去然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

惠異矣

南軒張氏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

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集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君待之之禮極隆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欲待孔子以二者之間夫計量所以待之之輕重是與孔子事道之意已違矣况又發為不能用之言乎此孔子所以去之孔氏註南軒張氏齊人歸女樂季栢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音朝

集曰季栢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晦庵朱氏孔子於季威子見行可

論語集注卷第九 十九 余良

之仕也受齊女樂而不朝則不足與有行矣雖禮貌未衰猶將去之况齊以此為間乎此所以見幾而作也故孔子行本龜山楊氏說

東溪劉氏曰齊人以女樂間孔子孔子微故行然猶待於膳肉之不至孟子謂以微罪行者得之矣門人記其實孟子推其意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

言辟音

集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已止也而語助

辭殆危也孔子將適楚接輿歌而過孔子
車前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蓋借以比孔
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之衰也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言今尚可隱也已而已而
勸止之之辭今之從政者殆而言世亂不
可救當時之從政者亦將危殆也接輿知
尊孔子而趣之不同孔子欲告以出處之
意彼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

本晦庵朱氏說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
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

二十六

論語集說卷第九

二十一

余良

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
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子
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七余切濁並乃歷切夫執輿者之夫音扶孔丘與孔丘之徒與之與並平聲餘如字滔音吐刀切

音憂無音武

集曰長沮桀溺隱者也二耜為耦並二耜
而耕也津濟渡處執輿謂執轡在車也子

路本為御既使問津故孔子代之而執轡也滔滔流而不反之意易者撥其亂而反之正也覆種也輟止也憮然猶悵然也二子蓋以隱遁為高者也夫子使子路問津焉意亦有在矣長沮言夫子自知津處蓋譏夫子周行天下之已久也桀溺則以為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而易之言其徒勞耳辟人之士謂孔子也言道不合而後去也辟世之士桀溺自謂也言舉世不得而親之也其意蓋謂子路之從夫子

不若從己之為得也夫子憮然者以其不喻己意也夫鳥獸不可與同羣當與斯人為徒耳以天下之無道也故欲從而易之使天下而有道則亦無事於易矣必如桀溺之意以其無道而辟世則將去人之類與鳥獸同羣而後為可耳

本註疏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橫渠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也子路宿殺雞為黍

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荷胡可切蔠徒弔切植常職切食音嗣見其二子之

見賢遍切見之如字長上聲

集曰丈人老人也蔠竹噐也夫子孔子也植立也芸除草也大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是也子路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故問夫子於丈人丈人之對謂吾

但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而已安知孰爲夫子乎子路拱而立蓋知其爲隱者而敬之也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以食之而見其二子焉亦知子路爲孔丘之徒而親之也二人相得於語默之間如此觀丈人之盡禮於子路疑若非遂與世絕者見其二子則知有長幼之節矣夫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蓋欲匿其聲跡也子路所言殆述夫子之意云爾義莫大於君臣故以主

於不仕為無義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大倫之有害於人道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

本註疏晦庵朱氏龜山楊氏南軒張氏說朱氏曰道雖有窮

有通而義則不可以已也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嘗發也

又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

中庸者為難唯聖人之或出或處要各

當其可焉耳

成都范氏

夫子之下車於接輿

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反見乎荷蓀

丈人豈不欲引而至於道乎四子者方

守其一介之行而不可回故亦終於素

隱而已矣

河南尹氏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

於是無可無不可少並去聲與平

集曰逸民遺逸之民也虞仲即仲雍葉氏曰虞

仲為仲雍之後未詳孰是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

夷人朱晦庵降卑下也中猶當也倫義理之

次第也慮思慮也放猶肆也無可者不以

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上

人者皆為逸民而其立心造行則有淺深

之不同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

節高矣柳下惠少連嘗降志辱身矣然言

不違理行無越思猶有此可取耳故曰其

詩音卷六 說卷九 十四 游鷹

斯而已矣虞仲夷逸嘗隱居放言矣然其

持身也清而不汙而其退而廢也權而適

宜至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

者矣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故仕止久

速無不得其可焉若七子者未免以可不

可為主故孟子所願則學孔子本南軒張氏永嘉何

氏說何氏曰降志辱身與隱居放言固

非聖人所甚取至若夷齊其節高矣然使

後之人無弊者其惟聖人之時乎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

磬襄入於海

大音泰飯並扶晚切繚音了鼗徒刀切少去聲

集曰大師魯樂官之長名摯亞次也亞飯三飯四飯皆樂早名古者天子諸侯每食必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干三飯樂師名繚四飯樂師名缺擊鼓者名方叔播鼗鼓者名武播搖也鼗小鼓旁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少師樂官之佐名陽擊磬者名襄河河內也漢漢中也海海上也註或曰周道衰賢者相招為祿仕仕於伶官者多矣是時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嘗一正之

魯政益微三家僭妄鄭聲既熾女樂方張先王遺音厭棄不省矣自大師而下皆不得其職故相率而逃之夫子慮樂師去而遺音絕於是筆其所適之所於簡使後人知而求之則猶或有所考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集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此伯禽之魯之時周公誨之之語也以用也先之以親親而後任大臣篤故舊器使羣才其

序如此施者謂施以刑也

左氏傳邢侯殺

朝韓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之同

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漢成帝憤外

家疆橫亦曰親親主恩故不當以刑而施

今將一施之之也大臣欲行其道不可使之以不用為

怨也故舊不遺無大故則不棄之也人各

有所長故使人必器之而不可以求備也

詳味周公之語四事不同要皆誨之以忠

厚之道也

本晦庵朱氏藍田
呂氏河南尹氏說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

季駟

駟鳥
瓜切

集曰此記善人之富也

橫渠張子曰八人盡為

士之道先儒以為周人八子觀其以伯仲

叔季名之疑出於一家矣

榘山
黃氏

論語集說卷第九

